



七煞木兰花

嬉笑江湖系列

独孤残红著

(辽)新登字 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嬉笑江湖/独孤残红著

—大连:大连出版社,1994.6

ISBN7—80612—008—4

I. 嬉…

II. 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②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7·58

嬉笑江湖(七煞木兰花)

独孤残红 著

*

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北省蒲圻市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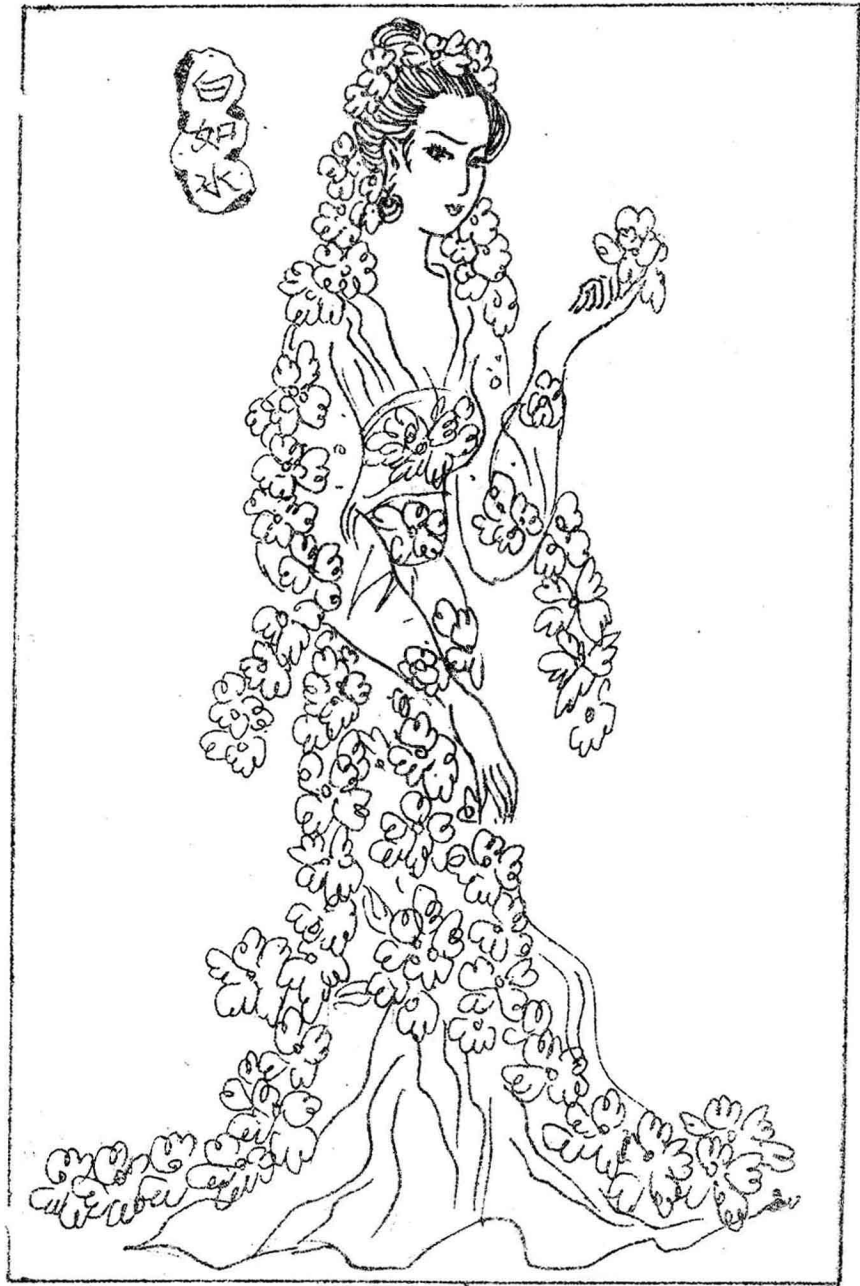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320千字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印数:1—10000



蘇十五





上集目次

一	花山墓穴	1
二	残缺一剑式	15
三	梅邪之死	33
四	魔鬼城色厉二鬼	47
五	要命的火蛊毒	64
六	血腥中的缠绵	77
七	人邪皇甫天衣	95
八	疯女痴情	110
九	毒刺与春药	127
十	险恶旅程	141
十一	妒海生波	157
十二	神奇的自戕	175
十三	铁板神功	192
十四	疯女与老太监斗智	208
十五	地邪欧阳台镜	223

一 花山墓穴

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青
钱换酒日无何，红烛呼卢宵不寐。易挑
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男儿西北有
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

几点花朵胭脂一般嫣红。
几簇花枝枝丫古趣盈然。
这是曹庄梅花园。
在山东没有人不知道曹庄梅花园的。
一只长颈酒葫芦，一葫芦好酒。
一柄嵌玉鞘的宝剑，一朵梅花宝玉。
这是七邪中的老五梅邪慕容久酒。
慕容久酒的名气，比梅花园还要大，九省十三洲无人不知。
然而，这是以前的事。
现在，梅花园荒废了，一片萧条。

慕容久酒再也不为人所知。他悄然龟缩在梅花园后山墓穴里。

他藏在墓穴中，并非是胆怯，而是为了完成一桩，他不愿意，而又无法拒绝的神圣使命。

“起来啦！”慕容久酒的喊声，在石窟里嗡嗡鸣响。

墓穴石窟里，只有长明灯的灯光，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

慕容久酒将丁不一和余小二带出了石窟。

白如水留在石窟里准备早餐。

天空还是一片灰黑。

空中闪烁的星星像一枚枚玲珑剔透的宝石，镶在青色的天幕上。

时辰还不到五更。

慕容久酒选择的练功时间可真绝！

慕容久酒打扮得也绝。

此刻，他身着一套紧身青色衣靠，披头散发，光着脚趾，腰间挂着一只长颈酒葫芦，手中拎着一柄带鞘的宝剑。

带着初冬寒意的晨风很凉。在这荒山坟堆中的晨风则更凉。

丁不一晨风中打了个冷颤。

余小二抱着双肩，浑身直打着哆嗦。

慕容久酒将余小二带到一座杂草坟堆前，让他盘膝坐下。

“你冷吗？”慕容久酒问道。

“冷……很冷。”余小二颤声道，“能让我喝……一口酒吗？”

慕容久酒摸摸腰间的酒葫芦，摇摇头道：“不能，敷过金刚

粉的人在七天之内，是不能喝酒的。”

“我……该做什么？”余小二望着布满星星的天空。

慕容久酒低下头来，在他耳边念了几句内气功口诀：“双手放在膝盖上，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按我教你的口诀去做，半个时辰后，你就不会觉得冷了。”

“能管用吗？”余小二问。

“混帐小子！敢怀疑师傅？”慕容久酒在他头顶上一拍，“开始吧。”

余小二禁不住冷风吹袭，急忙开始运神练起内气功。

慕容久酒走到丁不一身旁，凝视他片刻，蓦地，伸手拔出丁不一执着的长剑，将剑柄塞到他手中，然后退后数步。

星光照映出他阴沉而凝重的脸。

丁不一顿觉肩上担重千斤。

“出招吧，”慕容久酒道，“用你学的长邪剑法来攻击我。”

“我……”丁不一不觉为难。那一招长邪剑法在实践中已证明无用了，怎能来对付慕容久酒？

慕容久酒厉声道：“来吧，出招！”

丁不一一声怪喝，一串炫目的剑圈罩向慕容久酒。

在慕容久酒的眼里，这是一串残缺不全的剑圈，剑圈到处都是裂缝、漏洞。

“当！”丁不一的长剑坠落到地。

慕容久酒直身挺立，手中的剑不曾出鞘。他只是用连剑鞘这么轻轻一拨，便已将丁不一手中的长剑击落。

慕容久酒沉着脸，没有说话。

丁不一垂下手，低声道：“慕容叔叔，对不起，我在独孤叔叔那里就只学会了这一招剑式。”

慕容久酒摘下腰间的酒葫芦，凑到嘴边，仰起脖子，一阵猛喝。

丁不一心中像刀绞一样的难受。自己为什么这么不中用？慕容久酒将酒葫芦往腰间一别，用光脚趾夹起丁不一掉落在地上的长剑一捧。

“嗖！”长剑带着尖啸从丁不一身旁飞过，“噗”地插入荒坟堆中。

“看，这是梅邪剑！”慕容久酒身子往后一仰，步子斜横，手中剑鞘泻出一泓秋水似的剑芒。

刹时，剑光飘香，紫电横空，荒坟坪上蓦然蹿起一团光球，一团冷风。

“嗨！梅花万朵！”慕容久酒陡然一喝，舌绽春雷，剑光突然迸溅出冷冽透明、璀璨青莹的光芒，星星点点，条条绒绒，宛若无数朵梅花在空中飞舞。

他不停地舞，不停地旋转，愈舞愈急，愈旋愈快，最后，分不出哪是剑光，哪是人影，是人在剑光里，还是剑在人影中。

霍霍剑声中，荒坟堆上的杂草被整整齐齐地拦腰削断，洒满坟地，被风卷扬飞起在空中。

丁不一看得咧开了嘴，皱起了眉。

似这般精湛的剑法和功力，不知自己要练多少年，才能练到慕容久酒这种地步？

慕容久酒收住了剑式，深深吐口气，纳剑入鞘，转身对丁不一道：“你看清了？”

丁不一点点头应道：“看清了。”

慕容久酒手一摆：“去将剑拾回来。”

丁不一奔到荒坟堆中，拾起刚才被慕容久酒脚趾扔出的

长剑，回到慕容久酒身旁。

慕容久酒将注视着天空的目光，转到了丁不一脸上，良久，沉声道：“现在我来教你梅邪剑第一招‘傲雪寒梅’。”

慕容久酒举起连鞘剑做了个架势。

丁不一照葫芦画瓢，也立起了架势。

慕容久酒眉毛攒结成团，脸色有些难看。

丁不一的架势很潇洒、漂亮，但极不踏实，下盘不稳，身形不直，纯粹是花架子功夫。

慕容久酒道：“脚踏八卦，气沉丹田，挺胸直背，力拔山河。”

丁不一重复了一遍慕容久酒的话，但架势姿态仍没有改变。

慕容久酒手中的连鞘剑在丁不一腿肚上轻轻碰了一下，丁不一身子一晃，几乎跌倒。

慕容久酒绕过了丁不一身后，复到身前，用剑鞘顶起丁不一手中的剑尖道：“枪如游龙，刀若猛虎，剑似飞凤！飞凤，懂吗？”

丁不一头额微微冒汗：“我懂。”

慕容久酒又道：“剑法以快、迅、猛，变化多端而制胜，梅邪剑则以变化多端为长，其要诀乃五个字：洗、击、掩、抹、刺。”

丁不一觉得右脚有些发麻，再保持这个姿势站下去，恐怕不能支持，便暗中稍稍斜移半步。

慕容久酒看在眼里，脸色更为阴沉，但他没有说破，仍继续道：“梅邪剑第一招‘傲雪寒梅’就是这五字诀的一个‘洗’字，因此立势要稳，最要紧的是下盘，雪中寒梅扎根不稳，怎能傲立雪中？”

丁不一生性聪明，此时用心听他讲解，怎能不懂其中剑诀

的道理？只是他功底太差，又一心想求速成，这些基本剑势功夫又岂能是一时半刻就能练成的？

慕容久酒连教三遍后，对丁不一道：“就这一招，你自己练吧。”

“是。”丁不一抖擞起精神来，全神贯注地练剑。

他希望大家不要让慕容久酒失去信心，否则就别想学全七邪剑了。

慕容久酒摘下酒葫芦来，双手捧着芦身喝酒，一口又一口，一边默默地望着丁不一。

他看得出来丁不一是在尽力练剑，练得很认真，很卖力。他无法指责他。师傅怎么能责怪一个已经竭尽了全力练功的徒弟？

但，他没想到丁不一功底居然会如此之差。三尺冰冻非一日之寒，凭丁不一这模样，就是拼了命不要，一个月内怎能练成梅邪剑？

天空透出了一丝曙光。

光亮逐渐加大，融成一片，将灰黑的天空变成了乳白色。

然而，慕容久酒心中的夜空仍是一片漆黑。

葫芦里的酒没有了，使劲地摇，也再摇不出一滴酒来。

天已放亮。通明大亮。

“算了吧。”慕容久酒唤住已是汗流浹背的丁不一。

“还让我练一次吧。”丁不一咬咬牙，再次蹬开酸麻的脚，拉开架势。

慕容久酒走到余小二身前。

余小二盘膝而坐的姿势丝毫未变，仿佛已经入睡，但，额头、颈脖到处都淌渗着汗水。

慕容久酒脸上转上一层喜色，想不到这小乞丐第一次练内武功，居然就能入定，并练到通身渗汗这等火候，这小子日后造化不小！

他轻轻唤醒余小二：“起来，该吃早饭了。”

余小二深吐口气，平推出双手，然后睁开双眼，缓缓站起：“师傅，徒儿练的怎么样？”

慕容久酒心里虽然高兴，但嘴里却道：“还差得远呢，走吧。”

丁不一还在练剑式。慕容久酒见到他那大欠火候的身步，心中的一点高兴顿时又荡然无存，脸上阴云密布。

“回墓穴。”慕容久酒没有停步，大步从丁不一身旁走过。

三人回到墓穴石窟。

白如水的早餐已经做好。白面馒头，两菜一汤，味道十分可口。

谁也没想到白如水的手艺会这么好，就是一流厨师做出来的菜，味道也不过如此。除此以外，白如水还替慕容久酒烫好了一壶酒。

然而，早餐时，谁也没有说话，气氛显得十分沉闷而忧郁。

慕容久酒吃过饭后，便到前穴石屋去了。

白如水问丁不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丁不一苦笑道：“看样子，慕容叔叔对我很不满意。”

白如水蹙起秀眉道：“怎么会这样？”

丁不一道：“因为我太笨。”

余小二一旁道：“大哥怎么会笨？不要说傻话了，我看你准是练得不得法。”

丁不一沉着脸站起身，闷闷不乐地转回卧房。

“哎，丁一爷。”余小二抹抹油嘴，准备跟过去。

白如水道：“别去。让他静一静，这样对他也许会有些好处。”

余小二噘噘嘴，叹口气，回到杂屋。

白如水收拾好碗筷后，回到卧房，披散秀发，开始梳妆。今日一早起床做饭，还不曾收拾头上装饰。

此时，她已恢复女儿面容，比男装打扮更透几分妖娆。

她心事重重地梳着秀发，忽然，她的手顿在空中，然后缓缓滑下，在腰裙的内夹带里摸出一颗小香珠。

她撒开五指，默然的注视着在手中滚动的小香珠。

这是一颗奇特的珠子。名曰香珠，实际上珠子并不泛香，但却像夜明珠一样闪烁着奇丽的光彩，如果用指头捻着，对着光亮从珠孔中看去，可以看到珠内有一条金龙在张牙舞爪地飞腾、翻跃。

这就是师傅临终前向她提到的那颗决定她一生命运的龙珠。

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夜……

惨淡的蜡光照着白如烟消瘦的脸，微弱的呼吸声像悬着的丝线，随时都可能扯断。

她紧靠在纱帏床边，握紧着白如烟颤抖的手，泪水像泉水一样流淌。

她知道师傅不行了，即将撒手人寰，远离自己而去。

“师傅。”她悲声切切，柔肠寸断。

“水儿，”白如烟振作起精神道，“有生当然有死，这是必然的事，没什么可悲伤的。”

“可是……”她悲声哽咽，说不出话来。

白如烟攥紧了她的手道：“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她点点头，芳心扑腾乱跳。

白如烟向她描叙了一番龙珠的形状，然后道：“今后若有人执龙珠来找你，或你遇上执有龙珠的人，你就跟他走，他将带你找到你的归宿。”

她困惑不解：“为什么？”

白如烟气促地道：“日后你自然会明白的，请答……应我。”

她虽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但师傅临终的话，她不能不依。

她闪着泪花的眸子瞧着师傅：“我答应。”

“好……好。”白如烟声音突然低下，喘不过气来，“请……他替我杀了薛……”

她知道师傅指的谁，于是道：“我会的，只是百毒帮以后怎么样？”

白如烟咕噜着道：“解……散，我在这百花堂下埋……了炸药，炸……炸……”

她贴近师傅的脸：“弟子明白了。”

白如烟拼命地睁大着眸子：“你要尽力帮……龙珠人……但是……但……”“是”字还才出口，头猛然一歪，栽在枕巾里寂然不动了。

悬着的丝线断了。师傅停止了呼吸，眸光黯淡下去。

师傅在“但是”后面，还想说些什么，便成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她在将丁不一救到百毒帮百花堂时，一个蒙面人送来了这颗龙珠。

蒙面人对她说，这颗龙珠的主人便是丁不一，并要她帮助丁不一练成七邪剑，同时要求她在丁不一练成七邪剑之前，不要告诉他这颗龙珠的事。

丁不一就是龙珠的主人？她半信半疑。

在百花堂卧室，她确定丁不一是爱着自己时，惊喜欲狂，不管丁不一实际上是不是龙珠执有者，她已认定，他就是龙珠的主人。

她愿意为自己心爱的人冒一切风险。

她决定执行师傅的遗命。

她炸毁了百花堂，解散了百毒帮，跟随丁不一浪迹在充满着险恶的江湖，执行着自己尚不知道的神秘的使命。

她是毫无怨艾的，只是师傅最后一个“但是”意味着什么呢？

她呆呆地痴立着。

身后响起了脚步声。她居然没有听见。

“水姐姐。”是丁不一的声音。

白如水猛然惊醒，急忙把手中的龙珠悄悄塞进腰裙里：“哦，是你来了。”

丁不一满面忧愁，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根本没发现白如水手中的龙珠。

“唉，”丁不一叹着气，在白如水身旁坐下，“我看我实在是不行，我还是放弃吧。”

白如水扭过脸，一双明亮的眸子盯着他，良久，道：“难道你真是个窝囊废？”

丁不一的心像被刀猛刺了一下，全身一阵痉挛，两只冒火的眼睛瞪着她道：“连你也这样看我？”

白如水镇静地道：“难道怕苦畏难，中途而退，这能算是英雄好汉，有志男儿？”

丁不一沉声道：“我不怕苦，也不畏难，但我怕慕容久酒会对我失去信心，他若是失去了信心，我还能干什么？”

白如水道：“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有志者事竟成。”

“时间！”丁不一低声嚷道，“我没有时间！一个月之内，我怎能学会这几十年才能练到‘梅花万朵’这成火候的梅邪剑？”

白如水顿时语塞。

丁不一并非气馁，而是说的心里话。他功底这么差，犹是聪明绝顶，一月之内也决无法练成梅邪剑。

难道师傅的“但是”就是指……她心思又回到师傅身上，不觉面色郁悒。

丁不一不知此刻白如水的心思，只道她是为自己刚才的话生气了，想起她为自己所作出的牺牲，他心中觉得很过意不去。

“水姐姐，对不起。”他靠拢到她身旁，柔声道，“我一定好好练剑，尽力地去练剑，至于能不能练好，就凭天命。”

白如水潜心在想师傅的话，丁不一说些什么，她根本就没有听见。

她想起了师傅要她请执珠人杀薛宇红的话，眼中不禁猝然涌上两颗泪珠。

看现在这种情况，别说是丁不一练不成七邪剑，就是练成了七邪剑，丁不一能杀得了薛宇红？

丁不一见到白如水眼中的泪花，不觉慌了，双手抱住她的肩头道：“水姐姐，别这样……”

“该练功了。”竹帘外响起了慕容久酒的声音。